

比干

史官向摯向紂王提出祭祀天地的要求，他希望紂王到鹿台祭天，到祭壇祭地，祈求天地大能讓殷地朝歌的人心獲得平安。他都是好意，但是他不知道這是不合殷家商人的中心思想。真正的殷家商人敬天卻不祭拜偶像，天只是天，並不希奇人們的膜拜，商人尊母重女，卻也不祭祀大地任何自然界物件，因為膜拜天地於人心無用，於是紂王並不接納史官向摯的要求。

史官向摯到孟門去拜訪仲衍，希望由仲衍向紂王進言，商女芬聽史官向摯說明來意，她也慫恿仲衍去離宮見紂王。

仲衍五十五歲，住在孟門裡養尊處優的日子過得極好，他才不去離宮呢，那裡什麼都沒有，連要方手巾擦手都要自己來，他才不去。可是女芬不依不饒，他非要仲衍去不可，女芬是聽史官向摯說，祭天都要用五穀，祭地要用五色寶石，她正缺寶石呢，祭地如果用寶石，那麼她可以要些回來，尤其是摘星樓裡面那麼多又大又美的寶石，讓她一心想著呢！

仲衍既然不去離宮向紂王遊說祭天祭地之事，那麼派兒子比干去說，仲衍和女芬的兒子比干已經三十二歲，也老大不小了，也娶妻生子了，也一起住在孟門，仲衍一家，都不曾想要離開孟門獨立，他們喜歡孟門的錦衣玉食和熱鬧繁華。

比干當然想去，他自小也在孟門驕養，養成了無法無天的個性，他自以為是能人，孟門裡的人凡事都要讓他三分，否則商女女芬會去處罰眾人，就算是武庚之妻商女女霞也無法制止。

仲衍沒外出拜師習藝，只在右學和上代史官商其學習天文曆法，史官商其仙去，仲衍根本放棄所學，只和孟門裡的役者們種花種草，糧食就讓武庚去種，武庚春日病了，紂王還不是要加派人手來協助，直到武庚病好了才撒手。

所以仲衍也不讓兒子比干離開他，比干也沒外出拜師，沒拜師習藝又不會怎樣，做人嘛！幹嘛自討苦吃？越是這樣，比干越是膽子大，他豪氣任性，沒事都要強出頭。

比干生於癸丑夏，戊午冬紂王遊于淇他才五歲，還是人事不知的小兒，現在比干三十二歲了，他是紂王的侄子，和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相差十一歲，他有些瞧不上武庚，病歪歪的一個人，可是他怕著武庚，武庚祿一生盛貴，不怒自威，卻很守規矩，武庚祿每逢朔望日，都去離宮向紂王問安，也送自種的糧食去離宮，他一生都尊敬自己的父親紂王。

比干和史官向摯一起到離宮見紂王，他們要去進諫紂王祭天、祭地，以安定殷地朝歌的浮躁人心。

離宮大堂轟轟烈烈都是日頭，那裡的光色明亮剔透又平和，比干和史官向摯覺得希奇，怎會如此？外頭還在下著大雨，連日靈雨，到處都積水，怎麼離宮大堂這樣明亮潔淨又無煙火之氣，乾燥又寧靜？

紂王跌坐大堂木床上，他著侍者搬來矮凳子給客人坐，可是比干不想坐下首，他直上離宮的大床上和紂王一起趺坐。紂王也沒怎麼反應，這讓比干更大膽了，他拉著紂王的衣服，要求紂王去鹿台祭祀天地，紂王笑了！

紂王問比干：「祭祀天地有何用途？」

比干說：「若是事上不利天、中不利鬼、下不利人，三不利，而無所利，是謂賊。如今殷地朝歌人心浮躁，就是因為不敬鬼神，故祭祀天、地，能端正人心，豈不大好？」

紂王又笑著問比干和向摯，他問道：「鬼、神之有無，你們見過？」

史官向摯比較實際，他說自己並無所見，但是比干可不依不饒了，他大聲向紂王說：「天下之聞見鬼神之物者不可勝計，君子實將欲求興天下之利，除天下之害，故當鬼神之有與無之別，吾以為，將不可以明察此者。」

紂王憐憫地看著這兩個，滿眼慈悲，史官向摯不小了，都五十歲了，但是他心冷，雖然他是喜居養大的孩子，可是玄女如意並不能將他養成熱烈之人。

比干更可憐，自幼嬌養受寵，母親女芬又溺愛過甚讓他變得蠻橫無聊，沒有也要硬說成有，自己無所見都要編派別人之見聞，可悲至極。

紂王心念轉動，比干還牽著紂王的衣稍，他突遇雷擊，迅速地甩掉紂王的衣服，他驚訝地看著紂王，可是紂王也沒什麼改變，依然笑咪咪地看著兩人。

比干痛苦極了，他還坐在紂王的大床上，可是他坐不住了！他渾身痛苦，並不是生病的感覺，就是痛苦！他臉色鐵青，不能發出一語，身體也無法移動了。

紂王娓娓向史官向摯說：「若使天下人，借若鬼神之能賞賢而暴罰，則天下豈不亂哉？祈求鬼神之說，不切實際，你是史官，能算數，怎會如此要求呢？」

史官向摯為難了，說他不懂算數，這個史官的頭銜就沒了，可是懂算數？什麼是算數？師父史官商其並沒傳授，他們都不懂。

紂王向史官向摯說改日天晴了，請右學的學生子來離宮，大家來參詳算數，他也很久沒有溫故知新了。史官向摯鬆了一口氣，他順服了。

比干如木偶石雕般！箕坐離宮大堂上的木床，姿勢難看極了！紂王並不理會比干，他向史官向摯揮揮手，請他離開，史官向摯只好告辭離去。

比干心裡又是惶恐又是害怕，他不能移動身體卻感到痛苦，他仗勢欺人慣了，他也喜歡借勢狹窄人，孟門裡的女人都討厭他，可是他是仲衍之子，無人敢當面啐他。比干性情原是好的，只是被寵溺慣了，完全無視於他人的存在。這次他和史官向摯來離宮見紂王，他自以為和紂王是至親，肆無忌憚的爬上離宮大床，毫無愧色。可是現在，他像生病一樣痛苦，不能移動身體，連動動手指頭都不能了。

紂王笑咪咪的看著比干，漸漸地紂王睡了，過了不知道多久，比干清醒過來，他又能動了！他悄悄的爬下大床，穿好鞋子，他想趁著紂王睡著了的時候離開離宮。可是當他躡手躡腳的走到門邊時，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紂王，赫然發現紂王清醒著！他還是笑臉，正眼睜睜地看著比干，比干一唬！跳出離宮大門的門檻，飛也似的跑了！

比干一路跑回孟門，跑得氣喘吁吁，也跑得大汗淋漓，他只是是一口氣要跑，要跑，他跑回孟門，連人都不見，直跑回房間躺到床上，他睡著了。

混沌中，比干見到了紂王，紂王來接他去天上，天上白雲深厚、彩霞滿布滿虛空，那光色這樣平靜，紂王穿著大布披風，衣裾飄飄，高大的身形越來越大，直到充滿虛空，那光，是比

1 箕坐：兩腿伸直坐在地上宛如畚箕狀態，這是很失儀的姿勢。

干不曾見過的光，那寧靜和祥和也是比干不曾經歷過的感知，比干淚如雨下，無法言說……直到有人將他搖醒，是母親商女女芬，她來看兒子比干，見他睡著流淚不止，以為他病了。女芬來問兒子比干，紂王何時要去祭祀天地？

比干終於懂得什麼是痛苦，比干從來不曾經歷過痛苦，心的痛苦，現在他懂了！為什麼這麼痛？心裡無端地升起難過、難堪甚至是疼痛之感？他不能言說，他只能搖頭，對母親搖頭。

箕子

微子啟回來了，紂王的大哥微子啟，帶著北伯侯女鏗和他們的獨生子箕子一家回到了殷地朝歌。乙酉夏，紂王六十五歲，微子啟比紂王大兩歲，他不喜歡殷地朝歌的繁華熱鬧，自從乙巳歲偕同妻、子，搬去了北伯侯領地後，一直住在北伯侯崇侯虎的領地，微子啟為人冷俏，崖岸頗高，女鏗不能成為殷地朝歌的女主，對於住在殷地朝歌她也是興味索然毫無依戀，女姜入主孟門，接著又懷了身孕，他們家就藉機離開朝歌了。

許多冬過去了，箕子長大了，這讓女鏗又有無限想像空間了。女姜歿了，武庚祿遺傳了女姜的疾病，看來也是年命不永，仲衍無能，生子比干寵溺過甚，最讓女鏗慶幸的是姐已無所出，